

顧  
盼

在生命轉彎處

盼

等你





精美大眾小說

GS038

# 盼

在生命轉彎處等你

顧盼◎著



希代書報集團

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◎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盼：在生命轉彎處等你／顧盼著。——  
第1版。——臺北市：精美，1994  
〔民83〕
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精美大眾小說；GS038）

ISBN 957-716-187-1（平裝）

857.7

83010847

## 盼——在生命轉彎處等你

作者：顧盼  
發行人：朱凱蕃  
執行主編：周旻君  
校對：蘇士尹·陳淑芬·唐宇珍  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  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  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 
電話：791197·7918621  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  
郵撥：00179441

排版：上統電腦排版事業有限公司  
電話／(02)7402131~5 傳真／(02)7513841

1994年12月 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  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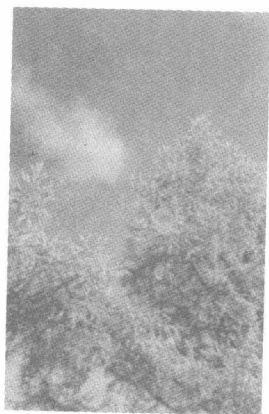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57-716-187-1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盼



深秋落葉

輕盈的 輕盈的

飄落

寂寞與悲哀

問我要秋天的顏色……



## 遣情情更多

顧盼

寶玉瞅了半天，方說道：「妳放心！」

黛玉聽了，怔了半天，說道：「我有什麼不放心的？我不明白你這個話。你倒說說，怎麼放心不放心？」

寶玉嘆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妳果然不明白這話！難道我素日在妳身上的心都用錯了？連妳的意思若體貼不著，就難怪妳天天為我生氣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真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。」

寶玉點頭嘆道：「好妹妹！妳別哄我！妳真不明白這話，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，且連妳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負了！妳皆因不放心的緣故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」

但凡事寬慰些，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！」

黛玉聽了這話，如轟雷掣電，細細思之，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。竟有萬句言語，滿心要說，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出，只管怔怔的瞅著他。

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，不知一時從哪一句說起，卻也怔怔的瞅著黛玉。

兩個人怔了半天，黛玉只咳了一聲，眼中淚直流下來，回身便走。

寶玉忙上前拉住道：「好妹妹，且略站住，我說一句話再走。」

黛玉一面拭淚，一面將手推開，說道：「有什麼可說的？你的話，我都知道。」口裏說著，卻頭也不回，竟去了。

《紅樓夢》第三十二回

許多個輾轉反側的夜晚，是寶黛驚天動地的故事伴我入眠，我常想，如果現世裏果真有賈寶玉其人，我也願意將一生所有的眼淚都還了他。

十二、三歲的年紀，爲賦新詞強說愁，愛上「新來瘦，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」這類詩句；上課時偶爾不專心，偷眼望向窗外的綠樹叢蔭，也學古人「葉葉心心，舒卷有餘情」

；然而最愛還是模擬那一種相思，「兩處閒愁」之苦，覺得人世間再沒有任何情感慾念，能比這無可救藥的悲切淒涼更接近人們至高無上的性靈。

那時候不懂，原來情愛之深植人心，就好比千年古木錯綜複雜的根，緊抓不放腳下的土地；溫暖的心房正好適合幼苗滋長，仔細小心地別讓任何一棵種子進來，要是不慎，只怕沒那麼容易趕它走。

黛玉遣情不成，倒弄得神思恍惚，病已漸成。

說到離愁——那位嫁給石姓商人的尤姓女子，終因太過依依不捨即將遠行的丈夫，而化爲一股「石尤風」阻斷其去路；說到信約——和女子相約橋下的尾生，也終於等到河水漲潮，抱橋柱而死；說到情苦——黛玉是嘔乾了最後一口鮮血，在第八百六十一頁魂歸離恨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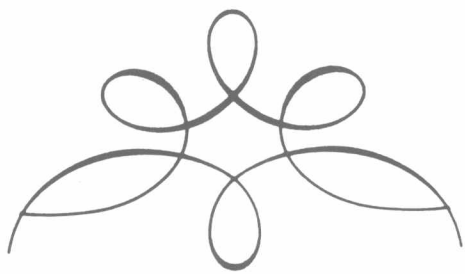
積怨日深，但是忘了，忘了怨愈深，情愈切；忽忽想到應該可以遣情，只是一切都遲，那株幼苗已然成形，靠著心血滋養灌溉，長得又快又好呢！

在我看來，寶黛的結局亦喜亦悲。我喜歡黛玉平平淡淡一句：「你的話，我都知道。」那要勝過一千一萬句華而不實的甜言蜜語。男女交往，不但讀人，更重要是讀心。

因此我把自已構築的故事寫成了好風好水好結局，雖則遣情情更多，但是——



情到深處無怨尤。



盼



在生命轉彎處等你



## 第一章

五月的清晨，在這個位於台北近郊的社區中，倒還常能聽見一些鳥叫蟲鳴；如果做一個深呼吸，也可以聞到散佈在空氣中的花草清香。

杜耀軒今天起得比平常都早，公司有個早會，聽說美國那邊來了幾個人參加會議，主要是爲了總公司打算在上海設廠這件事。

杜耀軒在這家美商精密儀器公司工作有六年了，前兩年晉升爲業務主任，前景大好；最近傳聞業務部胡經理要調到新加坡，負責管理整個亞太地區業務，於是就有人私底下傳言他是內定接任經理的人選。

他自己本來是不以為然的，上個月行政部忽然要他寫一份英文自傳，他才有了那麼點感覺，覺得自己畢竟是有希望的。接下來的日子，做起事來也帶勁得多。其實他是典型的業務人才，除了嘴上功夫了得，又十分細心、求知慾強，雖然才三十歲，公司上下卻老早就看好他了。就好像每一次開早會，他一定提前到公司，將已經備妥的資料反覆研讀，像一個用功的學生。

今天也不例外，起床後，快速但沒有忽略任何細節的梳洗完畢，走到樓下，看見月華在廚房裏忙，逕自拿起放在桌上的三明治，大喊一聲：「走了！」

月華追出來，緊張的說：「別忘了下班早點回來，晚上我請了趙小姐，讓你大哥也來吃飯！」

「知道了……」他邊說邊往外衝，左手提著公事包，右手拿著車鑰匙。

和月華結婚已三年。他們認識得很早，大學時代，兩個人都唸商學院，他是以口齒伶俐聞名，月華則是系上公認的三大美女之一；他們的交往當時在校內造成極大轟動，許多人卻認為他們無法長久，因為環繞在他們周圍的異性實在太多了。最初他們是為了賭一口氣，交往一陣子後，逐漸發現彼此的優點而相處愉快。

杜耀軒的父親是大學國文教授，第一次帶月華回家時，他父親說這女孩兒什麼都好，

就缺那麼點文采；母親還嘲笑他是個老學究、老古板，說女孩子會理家就行了，文采是不能拿來當飯吃的。杜耀軒想了想，覺得母親說得也有理，後來當了兩年兵，兩人感情彌堅，沒發生所謂的兵變；退伍下來，一方面在母親的慫恿下，另一方面也覺得差不多是這個人了，便毅然與月華步入一場奢華的婚禮中。

比較起來，他大哥耀暉對婚姻的態度就謹慎得多。三十三歲了，總還是溫吞緩慢的，一點都不著急；除了年紀稍稍大了一些，大哥的條件倒是不錯，人品、學識兼備。拿到博士學位後，立刻受聘在一家知名電腦公司擔任高級主管。也許是書讀多了，他看來書卷味極重，人又長得瘦高，玉樹臨風的，像個高風亮節的學者。但爲什麼挑了這麼久始終遇不到合意的對象？他想大哥是眼光太高，相過許許多多次親，大哥總是不給對方一點機會；倒不是挑別人家的長相，是沒有一個能真正「撼動」他。

就這樣，杜耀軒和月華爲了他，不知道爲他介紹了多少女孩子，但他始終不向對方暗示下一次的約會，所以今天那個趙小姐恐怕又要吃閉門羹了。月華總也不死心，她這股熱心勁兒，使得母親對她的喜愛是與日俱增，覺得這個媳婦爲杜家真是盡心盡力了。

早會之後，從美國麻州原廠來的相關人士及在場的各級主管都取得共識：由於考慮到成本問題，上海新廠設立時，將由台灣做技術轉移，美國那邊只需派出少量人力，大部分的工作一概交由台灣執行；因為兩地語言互通，投資報酬率也相形提高。

中午耀軒帶著一群美國人到圓山飯店吃飯，餐後，行政部門林經理來到他辦公室，教他準備應徵一名女祕書，要語言能力強一點的。

「小杜，剛才吃飯的時候，溫斯頓先生私下告訴我，胡經理到新加坡的事定下來了，但是他留的職缺，據可靠消息，可能會調個老外來。」林經理慢條斯理的說。

「哦？」他愣了一下，不是都說他才是接任的人選嗎？

「也不知道原廠在想什麼，我們把你的自傳、履歷完整的交上去，那邊說你是不錯，但是太嫩；公司近幾年把亞太地區的業績看得很重。說實在的，他們經營策略一改，我們就不能再有天高皇帝遠的想法了。」

「這樣啊？」杜耀軒有些不能釋懷，本來明明是一個機會的，現在莫名其妙丟了，再要等這個機會，不知道又得等多久。

「不過你也別太在意，麻州那邊對你的表現還是有正面的評價；你想想，這種國際性的大公司，他要是能記住你是哪一號人物，就算不容易了。」林經理拍著他的肩膀說。

眼見大勢已去，他不知道林經理的話是純粹安慰或是別有含意，但這應該都不重要了。

當天下午，果真收到一張傳真公告：

胡至賢先生自一九八二年加入本公司，擔任業務工程師一職，稍後晉升為業務主任，乃至於最近的業務經理。

過去十一年之間，胡先生已證明了自己是個有衝勁、工作努力的業務人員，並在不同的工作任務中展現其絕佳的處理經驗。

因此我們願意在此宣稱，他將自七月一日起調升至新加坡，任職亞太地區之業務經理。

原職則將由香港之英籍業務主任歐文·羅德尼擔任。

感謝各位繼續支持。



「哎呀，真遺憾！」好幾個跟他一起讀公告的同事替他發出不平之鳴。也有些人竊竊私語著，說公司頭一次有洋面孔經理，真是件新鮮事，還有人說原廠是因為重視台灣市場，不像往常，總把這兒當成孤兒了。



回到家後，杜耀軒整個人疲憊的癱在沙發上，像一頭敗陣的鬥牛。

「怎麼了？」月華走過來替他脫去鞋襪。

「升遷的公告下來了，接任經理的不是我，給個英國人得手了。」他有些沮喪的說。月華知道，耀軒最近爲了升遷的事背負了一些壓力，上個月胡經理來家中作客，還暗示他要加強語言能力，種種跡象，都讓人產生接任人非他莫屬的錯覺；其實這些未定案的事前猜測，對當事者最是不公平。

「沒關係，我們還年輕嘛！你在公司的表現大家有目共睹，不要因爲這件事影響了自己的將來；你做事反而要更細心負責，只要上面滿意，你就還有機會，不是嗎？」月華挨到他身邊，在他頰上吻了一下，「現在，忘掉一切不愉快的事好嗎？」

他點點頭，月華說得也不無道理。其實他本來真的不介意的，後來卻被周圍的人說成